阅读 WORLD READING DAY

一笔一画，一刀一刻，灵活自如，纵情驰骋，独放异彩。有“鬼才”之称的全能艺术家黄永玉，是享誉世界的文化大师，在版画、油画、国画、雕塑、文学等方面均有高深造诣，从中采撷的一朵朵奇葩予人以无尽的遐思和神往。《入木：黄永玉版画艺术》是黄永玉先生的首部版画作品全集。由画家本人亲自筛选，共收录了其创作于20世纪不同时期的400余幅版画作品，以及王明明、萧乾、黄新波、臧克家、陈履生等对其版画艺术的创作历程回顾梳理与风格演变分析总结的文章，并附录有黄永玉艺术大事记及文献别册。

铿锵匠心 指尖流芳

◎钟芳

全书以“入木”为题引，按照年代线性逻辑展开，力图全面、完整地勾勒出黄永玉的版画发展叙事与创作面貌，从而将一个艺术老人丰富而传奇的人生呈现给读者。书中收录的那些饱经沧桑的木刻原版作品，高清原色精印，还原了木刻作品的色泽与质感，画作细节纤毫毕现。其题材涉及新中国、新面貌，文学插图，名人肖像，动植物小品，风景及其他六个方面，创作时间横跨半个世纪，不仅是黄永玉自成一格版画成就的全方位展示，还会丰富更多读者对中国现代版画史的认识，促进更多学者的研究，使这批国家文化艺术瑰宝的熠熠光辉得以永续。

黄永玉一直说自己是一个“无愁河边的浪荡汉子”，也是“湘西老刁民”。1924年出生于湖南凤凰县城的他，少时离家到厦门集美中学求学，抗战爆发后，从此踏入社会，外出闯荡，四处谋生，足迹遍布福建、江西、广州、上海、台湾、香港等地。就是在这种居无定所的漂泊中，因接触到版画家野夫的《怎样研究木刻》一书，开启了艺术创作之路，并有幸参加了鲁迅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倡导发起的中国新兴木刻版画运动。后来，他回望这段酸涩的岁月时说道：“我年轻时用厚帆布做了个大背囊，装木刻板、木刻工具、喜爱的书籍，还有一块被人当笑话讲的十几斤重的磨刀石，一听到枪声炮声，背起背囊跟人便跑。千山万水、八年抗战，没想过这些木刻板子居然还能聚在身边，不离不弃。”

传奇丰富的人生以及过人的天赋才情造就了黄永玉喷涌不竭的艺术源泉，虽然他没有受过什么科班训练，却有着忠实于生活的敏锐认知与内化感受。怀着对家乡凤凰的深爱，黄永玉写下了无限的浪漫情调与盎然诗意，并从为文学作品和报纸杂志做插图这条道路开始，创作了许多大众喜闻乐见的木刻版画，一刀一刀刻痕下那些幽默的、诙谐的小人儿或动物们，活灵活现，趣味横生。从《风车和我的瞌睡》《鹅城》《我在海上一辈子》《苗舞》等经典作品中，可以一窥黄永玉40年代早期木刻创作里的独特之处。尤其是他为表叔沈从文所著小说《边城》创作的两幅木刻插图《吹笛》《花环》，质朴中透着浪漫和温情，娓娓讲述着湘西边地的故事，刻下的恰是对于故土无比眷恋的情怀。

黄永玉最广为人知的版画作品，当属根据云南彝族民间叙事长诗《阿诗玛》创作的10幅（套）《阿诗玛》木刻组画，因电影《阿诗玛》的热播而扬名全国。创作于1961年的《春潮》同样堪称经典，一条巨大的鲨鱼跃出海面，远处一艘象征性的小船上有两个翻滚于海浪中的捕猎者，丢出的长矛以及缠绕曲折的细线构成惊心动魄的视觉张力，让人仿佛身临大海之上观看捕鲨的过程，巨浪就在身旁汹涌，令人叹为观止。

进入晚年的他虽然停止了版画创作，但他手中的刻刀促使他养成了从不松懈的习惯，他开始转向其它艺术领域，文学写作、雕塑、陶瓷、紫砂壶，每一样都取得非凡成就。余兴未尽之时还玩起邮票设计、具有艺术与商业双重价值的“酒鬼酒”包装设计等等，一时传为佳话。更让人钦佩的是，这一切都是依靠自学得来，黄永玉未曾拜师学艺，只是善于从日常民间生活中汲取养分和创作灵感。

“我怎么活过来的？要不看到这些木板，我几乎忘记了。唉，千山万水贴着肉的、贴着肉的什么呢，贴着肉的骨头吧！这一堆骸骨啊！”黄永玉的艺术创作生涯对于我们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透过《入木：黄永玉版画艺术》一书，让人能直接感受到“木刻是黄永玉艺术的根，是他视觉体系中的压舱石”这句话的真正意蕴。他对各门类艺术融会贯通且已入化境，彰显了其毕生以求的艺术风范和多彩人生的大智慧。

一幅“湘西世界”的斑斓画卷

◎刘小兵

清澈的河水，悠悠的吊脚楼，古朴的茶峒小街，巍然的绳渡白塔，喧闹的苗族圩场，悠久的木傀儡戏……这些景致，是著名作家沈从文在散文集《看过无数的云，却只爱过一个你》中所描绘的湘西胜景。

全书以沈从文的人生履历为线索，牵引出一幅斑斓多姿的社会画卷。从儿时的学习生活，到年轻时投身行伍；从出身地凤凰，到一路游走湘西各地，沈从文用清秀雅致的笔触，把他一路所见的风土和人情，淋漓尽致地铺陈开来，令人怦然心动。

怀着一份虔诚和敬畏，书中，沈从文细致入微地写故乡的风貌，写湘西世界的曼妙多情。少年时代，他从“人之初，性本善”中感受着儒家文化的芬芳，父母的恩爱，家乡人民坚韧的品格，赋予了他源源不断的成长力量。年事稍长，怀着一份“看世界”的旖旎梦想，沈从文走入军营，开始了他颠沛流离的军旅生涯。往来奔波里，斑驳的世相，幽微的人性，一一跃入其眼帘，让他一颗年轻的心，渐渐变得宽广而成熟。一路游走中，沈从文用他真切自如的文笔，书写着生活的富丽和艰辛，个人的欣喜与痛苦，也书写着底层民众炙烈的心声。钟灵毓秀的凤凰，商贾云集的辰州，风云激荡的怀化，洞天福地的桃源，这些湘西腹地一个个别具特色的城镇，每天都在发生着无数鲜活的故事。儿时的沈从文，顽皮好动，经常溜出学堂看大人钓鱼、摸虾、打铁，火热的现实生活，让他频频惊羡于社会这本“大书”的绚丽。后来年事稍长，他又一次次感怀于这里的民风强悍，直言“可嘉可赞”。至于这里的山山水水，在沈从文的心目中，更是一处处不可多得的人间“圣境”。毋庸讳言，湘西的秀美山川和古韵盎然的人文地理，已深深烙进了沈从文的心坎里，以至于多年后客居北京的他，一次听从黄永玉的规劝，回到近乡情怯的凤凰时，竟情不自禁地抱着这位表侄热泪翻涌地说：“谢谢你让我回到了凤凰！”由此足见凤凰和湘西，在沈从文心目中的分量！

沈从文对湘西人民例来怀有一种朴素的情感。在《看过无数的云，却只爱过一个你》中，他把轻灵而跳荡的笔，触入每一个生长的灵魂，悉心勾勒着纷繁的尘世百态。侠骨柔情的水手牛保，为命请愿的唐姓青年，揭竿而起的矿工，萎靡困顿的军官，红颜薄命的妓女……在沈从文的笔下，湘西各阶层民众迥然的生存图境，各异的心灵追求，无一不得以呈现。他们操着粗犷豪放的乡间俚语，怀着一腔火辣辣的灼热情怀，在生活的激流里有过拼搏和抗争，也有过怅然和沉寂。沈从文用心倾听着他们的每一次心跳，忠实记录着他们的喜乐伤悲，书写着他们的心灵史，也为他心目中的湘西镌刻下了最为丰盈的一笔。

沈从文不但情有独钟地叙说对故乡的悠悠爱恋，还以别样的眼光描绘着湘西大地上古老而神秘的民族风情。从春秋二季农事起始与结束时，年老人向各处人家敛钱，给社稷神唱木傀儡戏。到逢天旱祈雨，便有小孩子共同抬了活狗，带上柳条，或扎成草龙，向各处走去。从春天常有春官，穿黄衣各处念农事歌词，提醒家家户户珍惜大好春光，不忘农活。到岁暮年末，苗民饰红衣傩神于家中正屋，捶大鼓，苗巫穿鲜红衣服，吹镂银牛角，拿铜刀，踊跃歌舞娱神。无一不表达着对天地俱神的膜拜与尊崇。淳朴的湘西人就是这样，怀着执著，怀着感恩，遵从着古礼，将悠久的民族文化一代代传承至今。至于这沟沟坎坎里茂密生长的桐树杉树，松林里遍地的枞菌，矿坑中富藏的朱砂水银和硝石，河水里清晰可见的鳜鱼，鲫鱼，鲤鱼，更以其丰饶的物产，让人魂牵梦萦。

感受着“湘西世界”的活力与激情，醉心于人性的淳朴与美丽，《看过无数的云，却只爱过一个你》，在为个人留影、为时代画像中，会把你带入到一个充满了温暖和怜爱的湘西。品读沈从文的文字，沐浴着季节的光雨，聆听着岁月的涛声，倏然间，相信你会不知不觉爱上这片多情的土地，爱上哪里有着赤子般心灵的父老乡亲……

湖湘大地的人生滋味

◎彭忠富

川湘黔三地菜肴都离不开辣，但是它们却辣有辣的不同。川菜是麻辣、湘菜是香辣，而黔菜则是酸辣。由于至今没有去过湖南，我对于湘菜的记忆就只剩下长沙臭豆腐了。每次本地举办物资交流会，或者去周边的古镇游玩，在美食区都可以看到长沙臭豆腐。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入口新鲜爽口、芳香松脆、细嫩不腻，风味独特，让人吃后难以忘怀。湖南文友巴陵曾在文章中谈到，“在长沙城大街小巷的拐弯处都可以找到卖油炸臭豆腐的摊子，一辆手推三轮车旁边站着一个师傅，臭豆腐在油锅里唧唧叫，就像快乐的小老鼠跳舞。”通过这些娓娓讲述，可以发现臭豆腐就是平民化的小吃。

这就像四川蛋烘糕之类的美食，几块钱就可以满足你的口腹之欲。对于湘菜，出生于湖南新化家住长沙的巴陵可谓如数家珍。他长期从事“湖湘饮食文化”教学与研究，目前已出版《一箪食，一瓢饮，四方味好》《丝绸之路上的味道》等三十余部作品，担任过多家电视台、电台美食栏目顾问。巴陵最新出版的《南食记》分为“长沙味道”“湘味经典”等四辑，收录了《桃花流水臭鳜鱼》《靖港古镇香干飘香》等二十六篇文章，是一部关于老长沙味道的新人文美食作品。

巴陵认为美食有记忆，通过其形象、创制和味道，可以从中提取历史的踪迹。譬如在《酸辣绝味剁辣椒鱼头》中，巴陵谈到了剁椒鱼头这道湘菜的起源、食材、烹饪过程、品尝感受。“红艳艳的剁辣椒覆盖在白嫩嫩的鱼头上，红白分明，却又融为一体。当还冒着热气的剁辣椒鱼头被端上餐桌，摆放在面前时，那股清香飘逸的鱼味扑面而来，刺激着人的食欲……”对于没有在长沙品尝过剁椒鱼头的外地人来说，我们看了巴陵的文字也会有满口生津之感。

至于剁椒鱼头的历史踪迹，巴陵则跟我们分享了乾隆年间湖南新化数学家黄宗宪先生的故事。但凡名菜都会有点人文故事，譬如四川的宫保鸡丁就跟丁宝桢有关，而东坡肘子则直接是苏东坡发明的。当我们在品尝这些美食的时候，顺便聊聊这些名人的人生际遇，抒发点怀古之幽情，也是雅事一桩。讲好美食故事的同时，我们也顺带记住了这道名菜，看来古人早就深谙营销之道。

美食中不仅有色香味，也有人情世故。我们出生在哪里，那里的食物就充盈着我们的儿时记忆，哪怕你走到天涯海角，也会对故乡的美食难以忘怀。凡是玩美食的作家对此都驾轻就熟，比较典型的如汪曾祺，他在《端午的鸭蛋》中就把故乡高邮的端午风俗浓墨重彩地铺陈了一番，至于高邮咸蛋，当然也属于当地端午节的既定节目了。巴陵也与此类似，他在《烟火熏烤制腊鱼》中就谈到了腊鱼和烟熏鱼的做法，湖南人爱吃鱼自然跟当地属于鱼米之乡有关。

烟熏鱼在老人眼里是值得炫耀的东西，当年底回湘中老家，看到烟熏鱼吊在火炕的横梁柱上，散发着浓郁的鱼香味，嗅着那股熟悉的咸香，巴陵顿时感觉到踏实。其实，触动我们思乡情怀的又何止一条烟熏鱼呢？只要父母在那里，老屋在那里，儿时的伙伴还在那里，那里就会始终成为我们魂牵梦萦的地方。